

收割爱情 的男女

台湾
乔楚



收割爱情的男女

(台湾) 乔 楚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张仪贞

珊瑚礁系列

收割爱情的男女

(台湾) 乔 楚 著

*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0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05-361-1/I·309

定价: 9.80 元



1

这是一幅极不协调的画面，她就象一朵娇艳纤细的莲花立在混浊不堪的泥水里，随着污流的滚动而摇摆不定。水中莲花虽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天性，然而污流一浪接一浪的强大攻势，难保纤细之物今日能逃噩运。

九月的骄阳煞是灼人。

偌大的火车站内尽管有空调的拼命吹凉，却仍抵不住人流的热气翻涌。细若游丝的凉意，几经周折后，瞬间化作股股热风向嘈杂的人群里横冲直撞。

兴致勃勃的池娉一进火车站，忍住惊叫一声：

“妈呀！”

毕业回家的兴头仿佛被这种氛围冲淡了不少，她气无力地提着行李站在长龙后面排起队来，眼睛里流露



着无奈的神情，左右观望。

“池娉!”

没搞错吧，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居然会有人叫她？池娉犹豫间一位身材欣长的英俊少年蓦然停留在身旁，一股清泉般的感觉自周身遍布开来。

“周伟松，是你啊!”

“怎么，这还假得了吗？”伟松接过她的行李给她一个得意的笑脸。

中央空调的马力似乎有如神助，凉爽的冷空气从天而降，池娉好看的眸子一闪，道：

“周伟松，好久不见，这几年你怎么连点音信都没有？”

“池娉，这些呆会再说，你是不是回台北？”

“不回台北回哪里？”

伟松没有作答，神秘地向她一笑，只见他又把行李连同他自己的一个背包交给她，三下两下地跑到了长龙的前边。同一个老太婆耳语几句，那老太婆有点兴奋地把钱交给他，并抽身让他进入队伍。

“这家伙还是那样左右逢源。”池娉心中暗暗自语。

长龙似乎有点不安分地扭动起来，几个多事之人正准备开口，没想到那老太婆很快地退出队伍，到嘴边的话



自然溜了进去，一换一，怎么说？

火车轰隆隆地驶去火车站，车厢内的热浪喧叫声慢慢平息下来。



“伟松，你用什么计谋让那位老太婆信了你的？”

池娉一幅疑虑的模样投射进周伟松的眼睑内。

“哦，这算是小菜一碟，何足挂齿嘛。”

周伟松并不想在这件事上多作文章，轻飘飘地弹出一句。

在火车站内狭路相逢，可算是人生一大奇遇。他和池娉原是高中的同学，后来各自考上大学分奔东西，几年后能有此邂逅那不是难得的一聚吗？许多离别的思念之情来不及慢慢咀嚼，哪还有时间去评定刚才的“小事”一桩！

有着同样感受的池娉可并不觉得这是“小事”，因为靠她那纤细的柔躯去接受那齷齪的难堪实则是大大的不幸，能不能及时买到得票还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他的出现，莫过于久旱的嫩草沐浴着一场痛快淋漓的大雨，饥渴的羔羊发现一条清晰可鉴的小溪而直呼上天开



眼。

她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不是疑问的疑问。

“伟松，我过去领教过你的‘高招’，但就是没机会了解一回透彻，看在多年老同学的份上也该掏出来，让我见识见识吧。”她有意地加重‘老同学’的音量，还装成一幅誓不甘休的模样。

坐在靠窗对边的周伟松面临小女生的“无理”，与其说她领教过他的‘高招’，还不如就事论事，他在接受她的挑战。

好男不与女斗。

这是每个血气方刚的男儿信奉的至理名言，他对于小鸟依人的她，更是心领神会。

“好吧，你可要听好哦。”周伟松嘴角一提，神气的一笑象变戏法的挂在他本来就英俊的脸上，更显刚柔相济。

池娉妩媚的眼眸眨了一下，微微地点了点头。

“刚才，我在看见你之前，就已经瞄准了那位老太婆。”他若无其事地望望窗外飞驰而过的树影，接着故意端起托架上的一杯水，极轻盈地呷了一小口，说道：“正准备上前抓住这个空破口时，无意间回首看到了你。”

“那又怎样？”池娉在一旁敦促起来。



“那还能怎样?! 你要买票, 我也是这样, 不正好一举两得吗?”

“周伟松——”

池娉桃腮灿若红霞, 同坐打盹的人被她这一叫唤纷纷集中眼神向她逼来, 要是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恐怕这几束汇聚之光要把她烤得片缕不留, 但那几束带愠怒的光源一接触她那粉面桃花的颜容就无力地耷拉下去, 池娉明显地感到周围的压力, 忽儿间又变得缓和起来, 一紧一松地氛围显然是被她刚才激怒的一叫和另一种无形的力量几乎同时出现造成的。

她几欲成为众矢之的, 马上向伟松吐了一节舌头。

好险!

可他完全是一幅看戏的劲头, 头壳虽未动, 眼珠却分成几路角度仔细欣赏面前这位小女生的“尊容”。

“你——”高音再度叠出, 周伟松象有准备似的, 用他的大手立刻罩住她的红唇, 稍稍用了一点力, 生怕再有任何一丝声音漏出来。

但一阵偷吃的感觉迅速让他又拆出了他为她设的屏障。

池娉恼羞顿生, 可是敢怒不敢言!

本能地捍卫在他抽手一刻两束凌厉的光线全部闯



进了他的眼瞳，他直感有灼痛的感觉。

恩将仇报！

她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了这个成语。

不是吗？

第一次她侥幸躲过众人的凶狠瞪视，第二次倘若不是他的及时出手，她还会那么侥幸吗？

天知道。



哐当哐当的节奏如同一首催眠曲，池娉最后浑浑噩噩地睡着了。

伏在那柔软而又厚实的肩背上好舒服，比起躺在床上却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韵味。在床上，有时不想睡在夜深人静之时去玩又没有地方，她有点恨及古人发明了床。象今天这样疲惫之后坐着睡多惬意，而且省却宽衣解带的麻烦。

哐当……哐当……

节奏逐渐幻化成一道迷人的景色——

在一往无际的沙滩上，海水轻轻地拍打着海岸线，她和他的一种劳顿之后，相偎拥抱，几年后突然相逢似



已不再要任何言语而任由情潮奔泄。

她的额头被他轻轻一吻，他随手撩开她面庞上的几缕发梢，然后额碰额的轻轻摩挲。这是一首与海浪相谐和的旋律，全然不用任何意识，彼此间便可享用大自然恩赐的美色春光。

相拥的力量在加大，而且还在加大，她简直有点要窒息了——

她眼睛一打开，天啦！这哪是在海边！这哪是在相拥！力量在加大来自列车的减速，她刚好坐在朝前的位置，列车减速时，她压在他的肩头上的力自然就大了。

刚才的一幕是她自作多情！

那还得了。

她反抗着减速的阻力，立马离开了他的肩头。没想这下把他也弄醒了。

正好！

她正要问他何时跑到这边来了呢？

“醒来了？”

伟松理了一下头发，抬手间发现肩头有阵着麻的感觉。

“你——”

“嘘——”他一只手指头放在嘴边，另一只手暗暗地



活动驱赶麻木，边道：“我看见你睡的时候，有几个不怀好意的下三滥在这里走来走去，我怕他们对你不轨，所以——”

池娉本想要兴师问罪，听他这么说，不可能再对他的举动有任何怨言，相反却有一种感激之情。

“伟松，是不是把你伏得有点酸痛？”

她注意到他的微妙动作，关心地问道。

“没有啊？”

伟松耸了耸肩。

“还要硬撑？”

“真的没有，你瞧——”

伟松有点急了，手臂连续挥了几下。

池娉见到真没有什么，心绪一下轻松起来。

“伟松，这次幸亏遇上了你，要不能真不敢想象。”

“我能求你别怪责我就行了，池娉。”

“人家说正经的！”

“我也是！”

二人相视一笑，不知何故眼球怎么有点出神的感觉，想马上脱开而仿佛又被什么牵住着，就这般相凝。

“请问，这儿有人吗？”

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名小女孩，正在寻找座位。



“哦，您请便吧。”池娉总算摆脱了那慑人心魄的一瞥。

“谢谢阿姨！”小女孩甜美的一笑，露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

周伟松也识趣地摸摸小女孩的头，并把她抱起轻轻地放在座位上。

中年妇女向他友好的笑了笑。

“谢谢叔叔！”童声似乎不是从她口中发出，而是从两个酒窝里溢出来的。

“小囡乖乖。”

此刻，火车顶上的扬声器里飘来了阵阵轻音乐，下午的余晖透过窗玻璃，折射出一层五彩缤纷的柔和彩光。

车厢里忽然间有一种温馨、宁静的气氛，各自品味着旅途的美好时光。



出得台北火车站，已是华灯初上。

在热闹非凡的人潮地带，高高的卤素灯把火车站照得如同白昼，却比白天更显大都市的繁荣景色。





稍稍远处的霓虹灯来回舞动，广告模特影象努力地扭动腰身，如云如雾的大片彩灯这里一笔，那里一抹，把个已是富丽堂皇的各大酒店装扮得有如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一辆辆满载着各种台北风味的小吃摊车频频穿梭在人流之中，叫声、笑声仿佛把天地间连成一体。

“池娉!”

周伟松笑嘻嘻地唤了声。

“嗯——”她侧头观望，问道：“怎么？”

“你现在——”他转首遥瞰远方，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完。

“我现在怎么啦？”

她并没有感到哪里不对劲呀!

“你现在要大声说再也没有人管啦!”

伟松凝神屏气，一字一字清晰发出。

“你要死哟!周伟松——”

池娉马上暴口而脱，但觉得有点过于没遮拦，余音嘎然收尾。

“小女生真是十足的糊涂虫!”

“我是糊涂虫，好呀——你!”她把行旅一扔，马上拧住小拳头，雨点般跌落在伟松宽厚的胸脯上。



“别闹了！池娉！”他边躲开嚷道，“在火车上我发现你几次要起高音，现在我好心提醒你，没想——”

“谁叫你那幅装模装样的德性。”

两只小拳头慢慢降降低力度，说话间并回到原来的位置。

“你是不是急着想回家？”

“你呢？”

不是遇见这位有好感的老同学，她只怕脚一离火车站就匆匆踏上了一辆人力车，只是现在回家的念头大大的打了折扣。

“我看我们最好去路边小吃店享受家乡的第一道风味，如何？”

“原来你早有预谋呀！”

预谋什么？谁有预谋？

“喂，你去不去？”

“当然得去，你不叫我还要请你呢！”

“是吗？”周伟松一脸的惊奇，“原来你自己——”

“你要——”

“我不会死！”

“伟松！”池娉后悔那句话，马上解释道：“人家是真心的嘛！”



越说越离谱了。

“真心什么？”

池娉顿感这是一句有歧义的话，粗听叫人如何理解？她耳根脖子都变成了赤色。

“我是说——”

“我知道你想感谢我，对不对？”周伟松其实早已知道她想表达什么，但是一阵忙乱之间有点词不达意或者是他故意诱惑她的话产生歧义。

“你明明知道，干嘛还那么损人嘛！”

“I'm sorry!”

伟松马上检讨，并弯腰拾起行旅，然后牵着她的小手朝一片灯火通明的摊点走去。



周明辉和周慧芳在火车站足足呆了半小时，好不容易盼到火车进站。

也许旅客太多，他俩居然没有接到哥哥伟松。

“我说要你写块招牌，现在好了。”

小妹松慧气鼓鼓地抿着小嘴在一旁冷嘲热讽。

“松慧，别当马后跑好不好？”二哥明辉瞅了她一眼，



“当初我叫你别来，你硬说要去送什么温暖！”

昨天他俩接到哥伟松的电话，说今晚八点钟到达。一个上高三，一个才上高一的两兄妹在为没有接到伟松而拌起嘴来。

明辉带着一付近视眼镜，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名颇有深度的学才，对于各种学问上的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而且很有点自负的味道，性格比较倔强。有时候明知道做错了总能设法找出各种理由搪塞。

妹妹松慧虽只有十五六岁，但是懂得感情上的事情很多，学业上虽比不上明辉用功，却在待人处世方面明显高出二哥一筹。

今天下午，松慧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装了一番。

着上一条新近买的天蓝色背带裙，裙的正面镶有几条白朗朗的银线条，在灯光下就象湛蓝的大海微微起着波浪，刚好衬起那才发育有点定型的乳房；裙的背后却是一名优秀的冲浪运动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浪尖上勇猛冲刺。

她梳的头发更有独到之处，本可以让那带点浪漫情调的披肩发一泻而成，即简单又明快。但是她今天接的是大哥，她选择了手续繁多的小辮织化，留几缕细细的刘海不经意地横抹在额上，后面保持着小瀑布的痕迹，只有



不多的一撮乌发飘洒在那儿。

站在衣镜前左看右瞧，觉得完全达到了目的——一个纯情少女的装束。

“二哥，我们走吧。”

装扮好的松慧推开明辉的门，见到他正在啃一本厚厚的“砖头”。

“去哪儿？”他极讨厌看书时有人打扰，而且连门都没敲一下。

“难道你忘了大哥今天要回来吗？”松慧上前要抢他的书。

明辉本能地应付着，书就是他的命，任何人不得有损于他的宝贝，口里却找到了相应的话：

“我记得，不是还早吗？”

“已经七点了，到火车站还有那么一段路要走哩。”

“松慧，可不可听我一句话？”明辉心里在打着退堂鼓。

“不是反悔吧？”

“那倒不尽然，你瞧，我这本书正看在兴头上，真有点舍不得放手。”

松慧有点急了，赶紧道：

“二哥，你已经同意一起去的！”